

我的清华“缘”

○ 李凤玲



李凤玲1972年进入清华学习时，在二校门校址处留影

与清华结缘，与同学相识，四十年过去了。风风雨雨，感慨万千，弹指一挥间。

“错而不过”的缘份

1970年，我还是个回乡青年，当在报纸上和广播里听到“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的消息时兴奋不已。彼时的我已经从农村生产队社员、中心小学民办教师被选拔为乡政府的干事，这在没有学上的年代，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工作了，可我一直不甘心就这样定格在“高一”文化水平上。但没想到的是乡领导不让我报考，理由是要作为乡政府接班人培养，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1972年初，我事先与乡领导立下“君子协定”，报考吉林师大，毕业后回乡当老师，乡领导同意了。经过报名、推荐并参加了文化课考试，几周之后我接到了面试通知，一位戴眼镜的中年老师问了我一些有关物理、化学方面的知识，还测试了几句外语口语。当我面试出来时，教育局一个干部告诉我，那位主持面试的是清华大学的刘金尧老师。这个意外令我不解，但后来得知，当年清华大学通过吉林省分配给通化县仅一个名额，而清华的招生老师坚持按文化测试成绩选取。就这样，几天之后，我幸运地收到了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属于当时的电力系即现在的电机系）的录取通知书。

无意中得到的才算得上是缘分吧。这一意外为我和家人带来了无限的欣喜，而我的内心深处又隐隐有所不安，那就是我与乡领导立下的“君子协定”。

1976年1月，我们毕业了。在做毕业选择时，我的家乡正在建设湾湾川水电站，于是我要求分配回该水电站从事电站技术方面的工作，也算是兑现了我当初的承诺。然而系人事科通知我留校工作，系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说，学校已与吉林省有关部门协调好了，同意你不回吉林，就安心在学校工作吧。

能留在清华这座知识的殿堂里工作是难得的，可对于我这样“有约在先”的外地人而言还是很意外。正是这两次“意外”，让我在清华学习、工作长达22年；由此产生的压力和动力，使我走上了一条自己从未曾设计过的职业之路。

筑巢“发21”

1976年初，我还没有摆脱对“火热”的班级生活的依赖，便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分赴祖国各地的同学。带着孤独感的我开始了青年教师的新生活。我搬进了单身宿舍“明斋”，一个不足十二平方米、两张双层床的小屋，和基础课数学教研室的老师合住，这就是我的“新巢”。

当时青年教师的条件就是那样简陋。然而，就是这间简单的家里，聚留着发21班（“电力系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72年入学1班”，简称发21）的气息。除我上学时的被褥、几件衣服和所学书籍外，其余家当都是同学留下的：方形的纱布蚊帐、剪刀、书架、雨衣、雨伞、用于煮挂面的小煤油炉，还有水杯、碗筷及各种书籍，最重要的算是同学留给我的那辆红旗牌“二八”加重自行车了。当时有私家自行车的人为数不多，这辆自行车一直伴随着我在清华园生活了十多年。另有一个大木箱子是用同学留下来的木板、木条自己钉起来的，放到双层床下，为放衣物之用，这就是我当时在清华的所有家当。

大学班级同学的“遗产”，为我创造了居家条件，帮助我迈出了清华工作的第一步。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里总是暖烘烘、甜滋滋的。

高原的考验

毕业后工作不久，学校组建“赴西藏学习服务小分队”，我作为带队教师同建筑系、水利系另外两支队伍一

道奔赴西藏。我们小分队的任务是设计、建设羊八井地热“实验电站”。

羊八井地处西藏当雄县境内、念青唐古拉山脚下，平均海拔4300米左右。羊八井地热田世界闻名，开发羊八井地热田是国家关于西藏建设的战略工程（称为“九二三工程”）。上世纪70年代的西藏与今天相比，显得更加遥远、令人陌生并充满神奇。即便是夏季，羊八井仍有着一天四季的气候。我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活动木板房，夏季的夜里也需盖着棉被、再压上羊皮大衣，还有屋顶凝结的水珠时不时滴到脸上；吃的是半生不熟的米饭和青稞馒头；没有蔬菜，只有按人定量的牛肉罐头和漂着几片压缩干菜叶子的菜汤。在那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从钻井、测试、设计、制造到土建、安装、调试，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几乎参与了所有的过程。终于在九月底的某个晚上，我们的试验电站成功发电了，羊八井从此结束了无电的历史！那一夜的“九二三”工地灯火辉煌，一片沸腾，我们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一张张挂着“高原红”的脸上挂满了泪花。

清华园里的“再教育”

我毕业后留在清华工作是幸运的，因为清华有一种看不见的“场”，置身其中，催人奋进。

必须承认，我们在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首先选择了抓科技、抓教育及人才培养工作，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紧接着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可谓在“拨乱反正”中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一点，我们在学校工作的同志感受更深刻，自身的压力也更大。面对新形势的压力我苦恼过，也迷茫过，在组织的关心和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一条“再学习”的拼搏之路。我在教学和学生辅导员工作之余进行相关的学习准备，随后参加了1983年清华大学电力系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与恢复高考后同专业第一批大学毕业生竞考并有幸被录取。经过近三年的脱产学习，于1986年6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清华大学工学硕士学位，同年被聘为讲师。之后，又继续我在清华的专业业务及党政工作的“双肩挑”之路。1989年和1993年先后经过专家答辩和评审被授予副教授和教授职称，并被国务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

从政兼教的十年

1994年1月，经学校推荐和市委组织部考察，我意外地被调到海淀区人民政府，在同年三月的区人民代表大



1976年10月，西藏羊八井第一座试验电站落成，李凤玲（右一）在现场培训工人



1986年，李凤玲和导师孙绍先教授在清华大礼堂前合影

会上当选为副区长，分管文教方面的工作。至此，我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已近22年。

因为在学校的时间太长了，而清华园的社会服务体系又比较健全，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很少与校外社会机构打交道，因此对首都区政府了解甚少。打破了学校那种有规律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一开始很不适应，但一经适应，便感觉得到地方政府工作的确具有挑战性，也有很大的思考和创新空间。

在海淀工作四年半后，1997年5月，我被调至朝阳区政府，同年当选为区长。1999年的“建国五十周年”大型国庆庆典之后，我又被调到北京开发区任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及经济技术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党、政、企一身兼，一干又近四年。

近十年的地方政府工作，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

时期，这给各级政府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广阔的工作舞台，我从中受到了极大的锻炼，也有很多感悟。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现行体制和社会环境下，做为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无论你是否主动认真地安排事做，每天都有很多计划外的事情找到你，你会“被



李凤玲在发电厂调研

安排”得很“充实”；无论你是否用心做了事，都会有人为你总结出一堆的成绩；无论你的讲话是否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是否切合实际，总会听到人们的赞美，一定有人“狠抓落实”。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及政府职能转变还远远没有到位、科学发展观还未见诸于广泛行动，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和政绩标准还不足以让领导干部放弃短期行为、兼顾经济社会两个效益，眼睛“向上看”比“向下看”更为时尚，按“需”说话比说实话更能得到实惠的情况下，能从心浮气躁的官场环境中解脱出来，沉下心来认真做政府官员该做的事情并力求把事情做好，坚持“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不容易的。我虽然未能做得很好，但是我切实努力去做了，而且是始终如一、无怨无悔、尽心尽力地在做。回顾起来，清华大学“求真、务实”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风熏陶以及工科专业“系统工程”的严谨思维方式的养成训练对我有着较大的帮助和影响。

由于有着二十多年的清华大学学习与工作经历，有着难以割舍的专业业务情结，在从政的近十年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着清华大学电机系及热能系兼职教授工作，每年校庆前后在学校开设讲座、组织相关论坛并指导研究生论文工作。在繁重的政府工作中兼职大学专业业务工作，尽管所占比重不大，还是很花费精力的。当我走过了“从政兼教”的十年历程回头看时，更能体会到清华“百年担当，矢志笃行”的潜在影响及魅力。

久违的“回归”

2003年初，我被市委调任“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2004年该公司又与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重组组建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我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领导一家电力投资企业，对我而

言有不务“政业”务“学业”的归队之感。就这样，在电力投资领域一干又是六年。这六年内，经历了“非典”、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等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危机事件，也经历了奥运会这样的重大国际赛事，对电力供应与电力安全保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无论何种情况下，企业都保持了健康、快速发展。如今，北京能源投资集团的电力

业务已经扩展到内蒙古、山西、河北、宁夏、山东、四川等十余个省市，总资产接近千亿，净资产超过300亿，权益装机容量近1600万千瓦，成为北京市大型国有企业中效益较好的重点企业之一。由于年龄关系，2008年底我退居“二线”，在壮志未酬的心境下为“久违”的事业（如前所述，电力是我的专业）画上了句号。

清华百年的沐浴

2011年是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我有幸受顾秉林校长的聘请，担任“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顾问委员会”成员，也因此有机会更多地接受母校的“百年沐浴”。

从2010年4月至2011年7月，清华百年庆祝活动持续了15个月，可谓精彩纷呈。然而，我所感悟的至深之处，并非清华的百年资格，以及由此形成的大学品牌，而是清华的精神，包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严谨、勤奋、求实、创新”及“行胜于言”的学风与校风；“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学术风格及“顶天、立地、树人”的科研宗旨。正是这种精神影响着几十万清华学子，铸就了清华大学“人文日新”和“百年担当、矢志笃行”的精神魅力。这种清华精神由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以思想和行动传承着，以清华人的智慧和汗水诠释着，又以清华人持续的创造和贡献光大着。

清华的“百年沐浴”激励着我们每一位校友和社会上关注清华的每一个人。虽然我即将完成工作职务所赋予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但我还有时间和精力，“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还未实现，我要继续为传承清华精神，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的幸福之旅

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之后，少了很多责任，富余精力

也多了。于是开始了我早就想做而不能全身心做的公益事业。2009年10月，在多位朋友和学生的支持下，我们同为发起人和捐赠人的“修实公益基金”正式设立启动了。政府有关部门、公益界的同仁及熟悉我的一些朋友们也前来参加活动，给我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事实上，我很早就关注和参与着公益事业，在海淀区和朝阳区两个区政府、北京开发区及北京能源投资集团工作期间，我先后倡导并组织在河北西柏坡、吉林通化、西藏羊八井、内蒙古凉城县等经济落后地区或革命老区捐建中、小学若干所，我家乡的乡路、学校、敬老院、路灯照明等都是我动员一些有公益心的企业逐年捐款建设的。修实公益基金设立一年多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及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在教育、文化、环境保护方面实施了多个公益项目：捐建的西藏纳木措中心小学教学楼已竣工，

在西藏当雄县及内蒙古凉城县近20所学校捐建的图书室已投入使用，第一批“爱心图书收集箱”已在北京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学校发挥作用，中国老年教育课程体系研究成果已完成，内蒙古环境保护教育示范基地已启动，设立在西藏当雄县的“阳光京蕾”奖学、奖教金已经在该地区学校及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工作也已起步……

公益事业是幸福的事业，越做幸福感越强。当我回到家乡看到学校崭新的楼房取代了原来那几栋已被风雨撕裂了墙壁的危旧房屋时；当我看到学校已集中供暖，学生告别了在教室里生火、在烟熏火烤中学习的岁月时；当我看到曾在冰冻的屋子里学习和生活的藏族孩子搬到了窗明几净、温暖如春的教室或图书室里学习时；当我听到我个人资助的藏族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考上大学时；当我看到敬老院老人告别了火炉、能在浴室里洗澡时……心里的幸福感无以言表。

我深知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还很大，一些政府一时还顾及不了的事情，一些暂时还难以解决的困难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去关注。我也深知一个人、一个公益组织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可以通过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唤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更多人的积极参与。

我出生在东北大山里的贫困家庭，因上不起学初中辍学近两年才得以复学，我深知那种想上学又上不起学的内心苦楚与纠结。我的幸运在于一个“缘”字，因为清华之“缘”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更希望能为那些生活在艰苦环境下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创造更多的“缘”，上大学、或许进清华。因此，我正在努力为我所受益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一支奖励学金，专门用于支持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并依他们的专长而继续深造，终有所成。我深知这条路很艰难，但我说：这是一条“不归路”，干上了就要一直走下去！

上善若水，心海一片平静；厚德载物，万事基业垂成；天道酬勤，伴随苦乐人生；道法自然，信念日月永恒。✎

（作者系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顾问委员会成员、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修实公益基金”发起人和捐赠人）



李凤玲与西藏纳木措中心小学的学生



李凤玲在修实公益基金捐助助学西藏纳木措中心小学仪式上讲话